

“霜儿,我要整一个刘巧儿评剧社了。你得来参与!”秀荣在电话里说,这是2024年底的事情。很快,从北京开始,“刘巧儿评剧社”像天女散花一样,逐渐发展,从第一个到第四十个。2024年12月16日,来自四十个评剧社的社长们,聚集在北京集体挂牌。刘巧儿,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戏曲舞台上的普通中国农村妇女的名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充满魅力。

当初,把生活中的原型封芝琴演变成了舞台上的刘巧儿,归功于我的母亲、评剧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演员新风霞。而把这个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传到北京来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间艺人韩起祥。说书人韩起祥把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婚姻自由努力抗争最终如愿以偿的真实故事编成了民俗快板书,那是1945年,在延安地区,1949年,全国解放。北京文艺处的领导张小梅女士拿到了一本粗纸油印的小册子《刘巧儿团圆》。她来到天桥地区万盛轩剧场,当时那只是小小的摆了儿张桌子和几排简陋长凳的土台子剧场,找到了正在那里驻台唱评戏的来自天津的新风霞,把小册子交给了他们



吉祥 (年画) 黄龙长

每当我驱车穿越河西走廊进入莫贺延碛八百里黄沙戈壁时,心情就不由得激动起来……新疆,和其他省份那么不同,它不是一开始就用满眼葱绿和繁华来迎接你,而是把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漠戈壁袒露在你的面前,把断壁残垣的烽燧敌台推到你眼前,告诉你,在它荒凉博大的表象下,中华各民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创造了浩瀚蓬勃的绿洲文明!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地方像它一样能用直抵地平线的广阔消弭内心的悲伤,也没有什么地方像它一样令人哑舌地在捧出无边的沙漠之后,又捧出无垠的草原;捧出荒凉的戈壁之后又捧出碧蓝的湖泊;捧出寸草不生热浪翻滚的火焰山之后又捧出圣洁的皑皑雪山,也捧出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的地域文化。

在新疆,博物馆是我爱去的地

班社,希望把里面的故事编成评剧搬上舞台。那时候,评剧正在北京蓬勃地发展。

新政府的用意非常鲜明,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很快就要颁布,这台提倡妇女婚姻自由的评剧由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合作者们唱响北京的大舞台。

1956年该剧被拍成电影,从此,大江南北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刘巧儿”,没有人不会唱几句“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

从“刘巧儿”最初在评剧舞台上唱响到现在,算起来已经近八十年了。“刘巧儿”的名字和新中国同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新一代妇女突破封建枷锁追求自我解放的代名词,刘巧儿美丽的舞台银幕形象即是被解放的中国妇女的代表形象。所以,刘巧儿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一个舞台上的戏曲角色,更是每一个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中国妇女最好的朋友,是每一个终于突破了封建桎梏、迈入新生活的妇女的榜样。

我的母亲,扮演刘巧儿的新风霞是在1998年因病离世的。但她所扮演的舞台和银幕形象“刘巧儿”却始终活在人们心里。刘秀荣是上世纪八十

月光洒在大地上,洒在高山上,洒在树林里,静静的,静静的。

当我坐在溪边,望着静静的流水时,我也变得静静的了。水虽然养育着鱼虾,但寂静无声。有人想,我戴上斗笠,披上蓑衣,举着钓竿去钓几尾寸长的鲫鱼和草鱼。有人想,我卷起裤腿,走进水里,撩起水花,水面上溅起嬉笑的喧闹声。有人想,我去溪水里游泳,或者就漂浮在水面上,让水托举着我,在天地之间,多么轻松自在的游戏啊!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当月光洒在水面的时候,月光闪烁着,跃动着。那和水在一起的月光,便获得了另一种生命。

当月光有水浸润着,月光便获得了灵动。

当水被月光浸染着,那水便获得了

## 月光人

金波



光亮。

月光和水说:“你得知有光多么美好!”

水和月光说:“你得知有水多么自由!”

就这样,溪水和月光一起开始了舞蹈。

是的,自由的美好,美好的自由。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地互相感谢。

就在那时候,在水面上,浮现出无数的月光人。

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了月光人的。

月光人不断地在水面上出现。树上的那些夜鸟醒来,他们得到了一个最美丽的夜晚。还有那草丛里的鸣虫,他们在低语中开始了歌唱。

那流淌的溪水,那跃动的月光,为美而寻找,为美而创造。

日子就该这么过。

年代初来到我母亲身边的徒弟、优秀的新派传人,她换上了薄如蝉翼的轻纱裙裤。秀荣带去的一行各地评剧社的社长和骨干们,在泰国的舞台上,唱响了中国的评剧,唱起了“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今年的“五一”节,我们又去了邯郸邱县的农村——一个只有一千多人口的东街村,一家新的“刘巧儿评剧社”在锣鼓声中热热闹闹地登场。我已经多年没有去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了,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已经是如此先进时尚了吗?

县城的街道再没有尘土飞扬的土路了,宽敞的柏油路舒畅伸展,两边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和北京的道路没有两样。我们演出的舞台就搭建在现代时尚的体育馆广场上,周边的建筑让你感觉身处新颖

离开北极村已经一段时间了,但在北极村中国最北饭店看到的一道由南瓜营造的风景却时不时浮现眼前。

这道南瓜风景实在太美了:橙红的南瓜悬在架上,像一盏盏被点亮的小灯笼,浅金的纹路顺着瓜身舒展,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它们垂在藤蔓的末端,有的独自悬着,有的三两簇拥,沉甸甸的果实里,藏着农家人对远方来客的热情与真诚。

南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福运绵长”与“丰收富足”。其藤蔓绵延、果实累累的形态,象征着家族兴旺、子孙繁衍。这一廊悬挂的南瓜,是土地与季节描绘的画作,是农人用汗水浇灌的诗

## 把南瓜种成风景

俞富章



意,把寻常的田园,长成了最惊艳动人的农家小院风景。

我生长于农村,也种过南瓜。对于南瓜的生态习性是了解的。南瓜的生命力强,产量也较高,而且对环境和土壤的要求也不高。记得当年,我家的南瓜大多种在自留地的边角一角、屋后的墙根边及坟地,种下去的南瓜,任藤蔓随意攀援、自由发挥。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为南瓜搭棚搭架的;更没见过如风景一般的南瓜长廊!

我除了惊讶之外,便是对这道风景背后的主人油然而生敬意。这位种瓜人不简单!他不仅是一位爱劳动爱创造的人,还是一位把日子过成诗的生活家。

离开北极村已经一段时间了,但在北极村中国最北饭店看到的一道由南瓜营造的风景却时不时浮现眼前。

这道南瓜风景实在太美了:橙红的南瓜悬在架上,像一盏盏被点亮的小灯笼,浅金的纹路顺着瓜身舒展,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它们垂在藤蔓的末端,有的独自悬着,有的三两簇拥,沉甸甸的果实里,藏着农家人对远方来客的热情与真诚。

南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福运绵长”与“丰收富足”。其藤蔓绵延、果实累累的形态,象征着家族兴旺、子孙繁衍。这一廊悬挂的南瓜,是土地与季节描绘的画作,是农人用汗水浇灌的诗

## 当金饰遇见山河

刘慧敏

金工艺在此融合,让一条腰带成了多元文明对话的载体。而出土的雪豹、鹿、野猪等图腾金饰,则是欧亚草原文化圈的共同语言:雪豹是阿尔泰山的“雪山之王”,鹿代表大地与生命,鹰代表天空,虎与野猪代表着力量与守护,这些纹样的发展融合,跨越时光,空间转换,最终在阿勒泰的贵族勇士腰间绽放光彩。

中国三大史诗,有两部诞生在新疆地区。今天看到的这些金饰文物出土于阿尔泰山以南,恰好是《江格尔》史诗发源、流传的地域。史诗里,江格尔与麾下英雄,腰间佩戴着镶嵌着宝石和图腾的金饰腰带,胯下骑着镶嵌着宝石和图腾的金饰鞍具,手中握着镶嵌着宝石和图腾的锋利武器,这些金饰是身份象征、权力徽章与精神铠甲,它们展现的不仅是首领

的威严、勇士的风骨,更是守护家园的信念。它们凝结着两千多年前草原工匠的匠心,也蕴含着草原民族的精神追求。十多年来,我奔走于史诗之路上,从事着把史诗改编成绘本的工作。在新疆,穿越漫漫时空的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连接内地和中亚的商贸之路,在它传奇的身姿里交错重叠着史诗之路、石器之路、玉石之路、取经之路、凿空西域之路……沿着这些道路,丝绸之路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连接古今中外的精神通途。

古人将精神寄予金器,后人将传奇写入史诗,而我又将这份风骨编入绘本,文脉就这样在文物、史诗与当代创作之间悄然传承、流转。

## 十日谈

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 热着当代人的血脉,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殷健灵

周六和同事一行三人,去松江佘山给客人送画。两张画装了镜框,分别是木版水印张大千的《红山茶》和《白山茶》。挂完画,又仔细端详了一番,确实好看。临近中午,我便提议在附近找个农家菜,我请大家吃个饭。同事说,泗泾沪松公路上有一家小馆子,招牌菜是白切大肠,值得一去。这一路,想着刚才还在端详张大千的《红山茶》和《白山茶》,现在却要赶去小馆子吃白切大肠,雅俗切换如此丝滑,忍不住在内心给自己点了个赞。

到了小馆子,抬头一看招牌,“雄华饮食”四个红色大字映衬着背景板上的铁锈,再看到食客熙熙攘攘,助动车到处停放,备菜散放在户外的搁板上,凡此种种,直接把我拉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氛围。尤其是看到饭店隔壁有一家卖管材的店铺,店内切割机随时待命,那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倍感亲切”,这就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公路饭店的模样啊。没想到,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四分之一了,沪松公路上居然还有这样的饭店存在,生意还这么好,真是奇迹。

看到排队的客人众多,我连忙去取号,只见老板娘在小纸片上手写了一个号码,然后塞给我,就算取号完毕。又问服务员洗手间在哪里?服务员随手一指,我便沿途参观了饭店内部各个地方。论环境,绝对是好不了,但看顾客吃饭的神情,却都是一副“好快活”的表情。这到底是不是一家好饭店?我迟疑了。

约莫半小时后,轮到我们用餐,直接被带到了里屋的11号桌。桌子是木条桌,十分简陋,墙上贴着二维码,算是与时俱进了。我直接扫码点餐,先点了白切大肠、炒三鲜、洋葱鳝丝这三个特色菜,又点了大蒜干丝、红烧方肉,看到还有鱼籽可吃,便又加了一个大蒜鱼籽,还有一道炖蛋才卖8元,也赶紧点上。我说已经点了七个菜了,同事连说太多了吃不完的,我一看总额才150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又加了一道白切鸡,算是比较贵的菜了,55元,再点了一大盘米饭,5元。合计餐费210元,再加三人的餐具费用3元,总共213块。这才下单确认,否则真的感觉对不住大家周六来加班。

公路饭店的饭菜其实是过路菜,所谓“过路菜”,就是即便再好吃,你也不一定会来第二次,除非顺路。但倘若做得好,价格又实惠,经常跑这条路线的司机就会成为常客,久而久之生意自然也就好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沪郊那几条主干道沪松公路、沪青平公路、沪南公路沿途,多的是这种私人开设的公路饭店,门前竖上一块“停车吃饭”的大招牌,那是标配。料想雄华饮食在上个世纪一定是这样的开篇,但看它此时此刻还这般红火,一定有其奥妙。

果不其然,白切大肠、炒三鲜、洋葱鳝丝、白切鸡这四个菜都非常好吃,尤其是炒三鲜,那就是郊区菜的精华,绝对的下饭神器。但大蒜干丝、红烧方肉,中规中矩,谈不上出彩。至于那道大蒜鱼籽,鱼籽不够新鲜,不够大,口感很差,属于点菜败笔。但这道菜才15元,这个价格你能指望吃上多好的鱼籽呢?倒是炖蛋出乎意料地嫩,拌米饭吃,相当可口。再加上这顿饭上菜速度极快,八个菜,一盘米饭齐齐摆上桌,哪里是乡间的午饭,分明就是午餐。我们一行三人也是吃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且一边吃一边点评,一致认为厨房离餐桌近是最大优势,再加上这个价格,直接“封杀”了诸多非议。不知不觉中近乎空盘,我看大家吃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去买单。结账完毕,小票打出来,总共耗时29分钟,这上菜速度,这吃饭速度,惊呆了。

同事问我这家饭店的饭菜算什么水平?还是三大原则,吃什么很重要,在哪吃很重要,跟谁吃很重要。这家公路饭店,菜是好吃的,环境是糟糕的,所以,评判的关键在于跟谁吃。能在这里一起吃饭的,一定得是非常熟悉的人才可以,但凡关系不熟,千万不要冒险。

至于专程过来探店,我也没啥必要。毕竟,像我这种对沪南公路沿途公路饭店“念念不忘”的人,在沪松公路上的这家雄华饮食感受到了“必有回响”,并不具代表性。

诗二首

高昌

赠张健全、张凯丽二师

一笑倾江海客,长怀渴雨共悲欣。最难风月双肩并,唱出平安祝好人。

渔浦怀古

太白偕行步月幽,东坡分韵啸风流。漫随子美耽情美,遥请陆游为导游。

北朝三支歌,温热着当代人的血脉,请看明日本栏。

陈佳勇

公路饭店

夜光杯

把南瓜种成风景

当金饰遇见山河

把南瓜种成风景